

# AI浪潮下，横店小配角的“双面人生”

上午演反派下午送外卖，他说“AI很牛，但它演不出人味儿”

蹲点横店，看见短剧之变

记者手记

记者 张子慧 范佳 横店报道

## “能吃到剧组盒饭，就是幸福”

3月15日20点57分，在横店片场古装短剧拍摄现场的角落里，穿着太监戏服的冀星军正扒拉着已经凉了的盒饭。

“认识的副导演说，今年的单子砍了一半，很多演员开年还没接到戏。”这是冀星军今年正儿八经接到的第一部戏，上一部只是客串龙套，匆匆一天便杀青。

这个从山东菏泽农村走出来的小伙，早年学过钳工，在生产组装过摩托车，也走街串巷卖过太阳能热水器。2006年，他揣着梦想“北漂”学表演，毕业后因为没资源，形象也不算突出，转行做了影视幕后。2018年，创业投资网络大电影，赔光了积蓄，跌回谷底，又重新从跑龙套开始打拼。直到2022年底，一个日薪600元的短剧角色，让他在行业边缘看到了一丝希望。

三年前是短剧“野蛮”生长的时候，冀星军也像名字谐音“急行军”一样拼命奔跑。

2024年夏天，冀星军揣着最后一点积蓄南下横店，租下一间月租700元、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。从群演到景区NPC(非玩家角色)再到特约演员，不论角色大小、戏份多少，他都接。“能吃到剧组的盒饭，就是幸福”。

冀星军不怕苦，只怕没希望。大夏天捂在厚厚的戏服里，全身长痱子；冬天泡在刺骨的水里，嘴唇冻得发紫，骨头生疼，他都坚持了下来。没戏拍就去送外卖，那件亮红色的骑手外套，成了他另一套常穿的“戏服”。

去年夏天，导演找他演古装短剧里的“公公”。那是一部讲述普通宫女在困境中一步步实现自我的故事。剧组的精心制作，让那部剧热度值冲到3780万，冀星军的演技也收获了上百万点赞。随后邀约增多，他成了圈内小有名气的“公公专业户”。

凭借演技和口碑，冀星军的片酬最高时实现了日入四位数，行情好时月入两三万元，差的时候只有几场戏，月赚两三千元，没戏拍时就去送外卖。

采访中，记者决定跟着冀星军，体验一把这种“双面角色”。

3月17日中午，冀星军还在定妆现场为反派角色做准备。下午匆忙吃完盒饭，到家不一会儿就套上了外卖骑手的红外套。跨上车，拧动油门，钻进错综复杂的巷子里。记者骑电动车紧随其后，他穿梭得游刃有余，递过餐盒时那句“您的外卖到了”说得又稳又亲切，和几个小时前定妆时皮笑肉不笑的反派角色判若两人。

跑了没几单，记者已经气喘吁吁。等红灯时，冀星军回头笑了笑：“跑下来，生活费就有了，连我家那两条捡来的小狗，狗粮钱也够了。”这份从未放下的“兼职”，以及送餐途中见到的市井百态，都成了他揣摩角色的养分。



AI生成的千军万马正在屏幕上“冲锋”时，在横店片场，短剧演员冀星军刚从定妆室一场长达四个多小时的“折腾”里脱身。为了一个反派配角，他试了六套戏服，妆面反复修改了三四遍。

“这个定妆速度，放在三年前，简直不敢想象。”冀星军的名字谐音“急行军”。那正是短剧行业野蛮生长时期的写照。他亲历过4天拍完100集的高强度节奏，通宵熬夜是家常便饭。哪个剧组有时间为了一个配角磨磨蹭蹭？

而现在，短剧“急行军”和演员冀星军，却慢了下来。



## 从“急行军”到“慢工夫”

记者记录下的时间碎片，拼凑出一名短剧演员的拍摄日常：3月15日早上6点起床，赶到片场；20点57分拍摄间隙，扒拉几口片场角落的盒饭；次日清晨5点54分，收工回家倒头就睡，脸上的油彩和粉底都没来得及卸。

3月16日中午，外景片场。冀星军穿着厚底官靴，靴子里垫了软垫——否则站久了，脚不听使唤地打哆嗦。他的戏份不多，却要全程配合“皇上”的每一句台词，用细微表情和动作配合表演。

导演坐在监视器后，四台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对准片场。演员情绪有一丝游离——重来；箱子位置偏了——重来；群演衣摆没弄好——重来。“眼神给出来，层次再给一点，再来一次。”这句话在片场反复响起。

在冀星军眼里，“重来”是短剧行业从“野蛮生长”到“精耕细作”的转型。“3年前刚入行短剧那会儿，我在北京给一个剧组做幕后，4天拍了100集。”他回忆，“整个剧组天天熬夜连轴转，很多细节顾不上打磨，就图一个快！”

2023年至2025年，冀星军拍短剧的这3年，正是短剧行业

狂飙时期，“一部剧赚一套房”的造富神话层出不穷。“现在不一样了，同样是拍短剧，一集2分钟，拍完80集得花8天甚至10天。大伙儿是真在琢磨戏，不是赶流水线。”冀星军说；短剧集数减少，拍摄时长反而翻倍了。

从2026年1月1日起，国家广电总局印发的《关于调整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的通知》施行，界定重点微短剧和普通微短剧的投资额指标，从过去的100万元和30万元提升至300万元和100万元。政策鼓励精品创作，提高投资门槛，引导资源向高质量制作集中。

冀星军在一次次“重来”中，也感受着这种变化。“优中选优，我觉得这是向上而生的状态。行业在往精品化走，AI冲击是有的，但真正想做好内容的人，反而留下来了。”

3月17日，新短剧定妆现场。为了贴合清末民初的角色形象，造型师把几套长衫一字排开，反复比对布料颜色与铜扣光泽；化妆师用小刷子蘸着阴影粉，一点点在他的鼻翼两侧扫出纹路。“法令纹再深一些，要有五十岁的沧桑。”造型师站在一旁提醒。

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，冀星军在试衣间和化妆间来回倒

腾，试穿了五套长衫和一套西装。

等待定妆照时，化妆师小影和记者聊了起来。她在横店干了6年，“现在接的剧组确实比年前少了。AI确有冲击，但我感觉好的东西还是有市场的”。

## AI抢不走“人味儿”

得知冀星军接到了年后的第二部戏，北京一位同行朋友发来祝贺：“现在，十个人里可能就三个在忙，你是其中一个。”

记者好奇，冀星军递过手机。去年此时，微信里几百个通告群，红点密密麻麻；今年，通告稀疏了许多，“报价也低了些”。

听记者提到AI，冀星军笑了笑：“行业不太景气，很多人觉得是AI冲击的，其实并不全是。纯背景板群演的活儿确实少了，AI能生成一大片。前两年短剧确实太热了，现在冷静下来，那些光靠堆人、套路化的东西，被筛掉了。”

在演员公会服务部门门口，来自绍兴的童麒梁在等活儿。两个月前他还在工地扎钢筋，现在来横店“捡鸽子”——接别人临时放弃的名额，“群演135元/10小时，超时每小时加13.5元。这种活儿一般三四天能捡到一次。”

23岁的琪琪来横店半年了，有时能接到当主角身边“前景”的角色，日薪两三百元。她说：“如今千军万马的大场面，AI一键就生成了，连盒饭都省了。但那些有自己风格的演员，AI生成不了‘这人好故事’的感觉。”

冀星军想得更远：“懂AI的人淘汰不懂AI的人，但内容优质的人，也能淘汰只会用AI的人。”他翻出一段视频，戏里，他望着皇上的背影，即兴轻叹：“自古多情空余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那部剧热度值冲到4300万，弹幕刷满“这个公公好可爱”。“AI能读出这句诗，但表现不出我当时眼里的‘心疼又无奈’。”冀星军说。

接下来要演反派，冀星军给自己加了个动作——转扳指。“我以前跑龙套时留意过，那些老演员，一想事儿，手指就会不自觉地敲桌子或捻胡子。这些小动作，比台词更能告诉观众他在想什么。AI不会替你想这些，你得自己去生活里找。”

不过，冀星军也提到了朋友大山导演的乡村短剧。里面用AI生成的野猪形象，让人身临其境。“不是为了省钱。”他说，“是用AI把故事讲得更好了。”

冀星军时常想起山东老家母亲的话。母亲不懂什么是短剧，更不知道AI是什么，但她心里明白，那个在镜头里扮丑的儿子，背后一定吃了不少苦。母亲总在电话里念叨：“保佑俺儿多接戏，好好演！做人要实在，做事要踏实。”

每次离家，母亲总会往他包里塞几瓶自己做的辣椒酱。拍戏吃盒饭时，拧开瓶盖拌一点，那是妈妈的味道。

技术不断迭代，但这份从母亲手里递过来的温度，AI永远给不了。这个温度来自生活，来自爱，来自那些机器无法复制的人间烟火。

在横店待了4天，最让我们意外的，并不是AI到底取代了多少演员，而是我们在定妆室里度过的那漫长又郑重的4个多小时。

3月17日的横店，乍暖还寒。冀星军站在镜子前，换上第5套长衫。化妆师凑得极近，小刷子在他眼角一遍遍晕染阴影。4个多小时，只为定一个适合配角的妆造。

说实话，出发横店前，我们心里是带着问号的。那时候想探访“AI冲击短剧演员”这个热点。脑海里预设了冲突——找到那种被技术逼到墙角的无奈。选采访对象时，也有人建议我们找个有流量的演员，自带话题，写出来也好看。我们犹豫过。

但真正让我们决定跟访冀星军的，是一次偶然刷到的他的短视频生活碎片——镜头里的他没有光环，却有血有肉：上午在片场演公公，下午骑着电动车送外卖，晚上在出租屋喂流浪狗。

沉下心来想，在这个行业里，大多数还是像他这样的普通人——没有热搜，没有光环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。而他恰恰就是那个“大多数”——从钳工到北漂学表演，再到短剧里的“公公专业户”，他的人生轨迹，就是普通追梦人的缩影。

就他了。3月15日20点30分，我们赶到了冀星军所在的剧组。他刚结束一场戏，在角落扒拉着凉透的盒饭。聊了几句，匆忙又回到拍摄中。跟着他跑片场的日子，我们并没听到太多关于AI的讨论。但看到的却是：正午暴晒下，群演一遍遍走位，只为道具箱不偏一分；导演盯着监视器，反复喊“再来一次”，就为演员眼里多一层情绪。

真正让我们触动的，是在冀星军出租屋的那个下午。在那间不足1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，为了机位，我们只能挤在卫生间门口采访。空间狭小，连转身都难。可就是在这样局促的环境里，冀星军坐在床边，聊起角色，聊起为了一个眼神反复重来的瞬间——他的眼睛里，一直闪着光。

他跟我们说起《霸王别姬》里小癞子哭着说的那句台词：“他们怎么成的角儿啊？得挨多少打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？”说完他自己笑了，眼眶有点红。他说，半夜躺在床上，也会问自己类似的问题。但想归想，第二天该琢磨戏琢磨戏，该跑外卖跑外卖。

聊到最后，他声音轻了下来：“我希望父母能过上好日子。今年要是戏多点，想接他们来横店看看，转转。”那一刻，我们突然意识到：我们要找的答案，不是恐慌，而是坚守。

有好几次，我们站在片场角落，被这群人的执着打动。这里没有聚光灯下的光鲜，只有一群为梦想奔波的人。AI确实轻易就能生成背景板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剩下的真人，才开始干起那些机器干不了的事——琢磨为什么转扳指，思考眼泪为何而流。

通过冀星军，我们触摸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起落，更是整个行业向上生长的力量：从前的狂奔，是“野蛮生长”的机遇；如今的慢下来，是追求品质的自觉。

结束采访前，我们开玩笑但又真挚地对冀星军说：“真希望下次能在你的演员专属小房子里见到你。”说完，我们都笑了。不知何时会再见面，但他留给我们的，远不止一个采访对象的身份——而是一种在时代浪潮中，始终踏实走路，认真生活的姿态。

记者 张子慧 范佳